



家仇 国恨

● [法] 埃 美著
● 李 熊译



家 仇 国 恨

〔法〕埃 美 著
李 熊 译

Marcel Aymé

LA JUMENT VERTE

根据 Gallimare 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

家 仇 国 恨

〔法〕马塞尔·埃美 著

李 熊 译

责任编辑：白 丁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印张：8.625 插页：2 字数：172,000

印数：1—17,000

ISBN 7—217—00004—1/I·4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79 定价：1.50元

新书目：86—20

译者简序

马赛尔·埃美(Marcel Aymé, 1902—1967)是法国现代的一位重要作家。他出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小镇。父亲是个铁匠。两岁上,母亲不幸逝世,于是他被送往汝拉山区的外祖父家抚养。那里美丽的自然风光,淳朴的民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后来他写的乡村小说,场景大多是汝拉山区。以后,他又被送到多尔镇的姨娘家寄养。外祖父家和姨娘家都是热忱的共和党人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他耳濡目染,从小便热爱共和国,憎恨妄图恢复教会特权的教权主义。他后来回忆上小学时的情景说,他当时认为“宗教就是邪恶”。他的作品中强烈的反教权主义的倾向,追根究底,大概与他小时所受的影响分不开。

少年时期的马赛尔·埃美所憧憬的,是当一名工程师。他曾为此发奋攻读。不料一场大病中断了他的学业。病愈后,他迫于生计,不得不从事多种职业;干过小工,做过小贩,在电影制片厂串演过跑龙套的角色,在军队服过役,后来又当了新闻记者。丰富的经历使他广泛地接触了法国城乡的各个阶层,较深地认识了法国的社会。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一旦创作的闸门打开,这些素材就源源不断地奔泻出来。

不过，我们得感谢他得的第二场大病。若不是它，这些创作素材也许永无得见天日的机会，我们也就无缘一睹他的作品那斑斓多姿、奇光异色的风采。在养病期间，他闲着无聊，便试写长篇小说，不料一炮打响，大受鼓舞，于是把这种“体面的消磨时间”变为终身的职业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写的长篇小说《陈尸台》面世，获得当年的文学大奖——勒诺多奖，从此名声鹊起。但他在文坛上真正地确立地位，却是始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的《家仇国恨》。

从一九三三年起，马赛尔·埃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。他不仅继续写长篇小说，而且写中短篇小说与童话，写剧本，写评论，从一九二六年发表《炉灶》起，到一九六七年他逝世时止，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，他一共创作了十七部长篇小说，数十部（篇）中短篇小说、童话，十来个剧本，近两百篇散文和评论。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、辉煌的。他在法国文学史，乃至世界文学史上，享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！

《家仇国恨》是马赛尔·埃美的代表作。出版之初，反响极大。新闻界和评论界盛赞它是“轰动一时的杰作”，“风格独特，妙不堪言”。它写的是一个小乡村的事情。主要写的是一家普通农民祖孙三代的变迁与沿革，而读者却从中看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缩影。奥杜安一家三兄弟的不同遭遇，充分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时期，农民阶层分化的状况。而奥诺雷与费迪南两兄弟的矛盾与斗争，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丑恶与黑暗，资产阶级政客的卑鄙和无耻。

马赛尔·埃美非常注意作品的艺术性。他的作品情节曲折、生动，有时具有喜剧色彩，语言讥俏、幽默、辛辣。由于这些特点，有人曾称他为“现代的拉伯雷”和“我们的莫里哀”。但是，他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些超乎自然的情节，例如本书中绿色的母马降生的消息在村里绕圈子，共和国的塑像一吻竟使老村长复活，死人在坟墓中说话等等。有人据此把他纳入超现实主义作家之列。确实，现实生活中决无上述奇迹，只有超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虚构。但埃美的思想明快，笔锋犀利，与超现实主义作家的晦涩玄奥截然不同。他的独创就在于把真实与虚幻融为一体，寓讽刺于离奇，以假见真，使读者领悟到原来见多不怪的社会现实，的确有这般荒诞不稽。有人说，马赛尔·埃美是独具一格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也有人说，他是用不同于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手法，来描绘资产阶级社会这座人间地狱的。这些都很有道理。

和莫里哀一样，马赛尔·埃美没有被法兰西学士院接纳，未能成为四十名“不朽者”中的一位。有人认为这是法国文化界的一大憾事。但马赛尔·埃美生前并不看重这一点。他知道还有比这重要的东西，这就是读者的喜爱。确实，马赛尔·埃美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淘汰，越过了地理和文化上的障碍，受到了一代又一代，一国又一国读者的欢迎。今天，译者凭着对他的喜爱和尊敬，翻译了这部作品，献给我国的读者。如果我国读者能通过这部作品，对作者有一点了解，译者就如愿以偿了。如果专家、同仁不吝赐教，指正，使译本更加

完善，译者更是感谢万分。

本书原名《绿色的母马》，中译本改名为《家仇国恨》。更加强了作品的讽刺力量。

有一天，在克拉刻布村，诞生了一匹绿色的母马。那种绿色，不是随着年龄的衰老，在那些长着白毛的劣马身上泛起的黄绿色，而是鲜亮的玉绿色。看到小马驹儿落地，儒勒·奥杜安不仅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并且认为他老婆也看花了眼。

“这不可能。”他说，“真要是的，那我就太走运了。”

奥杜安是个庄稼汉，又是个不老实的牲口贩子。他狡黠诡诈、说谎哄人、贪图微利，却从未因此得过好处。他的母牛一次就死去两头，猪同时死了六头，谷粒还在布袋里就发了芽。在生儿育女上，他稍为幸运一点，不过生下六胎，才保住三个。但生儿育女毕竟不象养牲口那么难。在埋葬夭逝的孩子那天，他泪水涕泗，回到家，竟要把手帕拧干，放在绳上晾晒。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成功地让老婆又怀上一个。这就是生儿育女的便利之处。所以，在这一点上，奥杜安并不太怨天尤人。他有三个男孩活着，三个女孩则埋在地下。这也差强人意了。

一匹绿色的母马，这可是件新鲜事，前所未闻的呀！事情看来引人注目，因为在克拉刻布村从未发生过什么新奇事儿。人们讲述马洛莱奸污亲生女儿的事儿，可那故事讲了上百年的，大家不再感兴趣。再说马洛莱家的人总是这样糟蹋他

们的女儿，人们对此已司空见惯。有时，共和党人——总共就半打吧——趁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去本堂神甫的窗下唱《卡马尼奥拉》^①，并且狂叫“打倒帝国！”除此以外，再没发生过什么事儿。因此，人们百无聊赖。而且，由于时间不再流逝，老人们也就不死。村子里光百岁老人就有二十八个，还不算七十至一百岁的——他们占了人口的一半。虽然人们也杀死了其中的某些个，但那都是私下的积极行为，因而村里还是死气沉沉，冷冷清清，了无活力，如同天堂的星期天那般凄凉。

消息走出马厩，在树林和小河之间的地带弯弯绕绕地穿行，在克拉刻布村周围绕了三圈，就开始围着镇公所广场兜起圈子来。很快，大家都朝奥杜安的家赶来，有的跑，有的疾走，有的一瘸一瘸，有的拄着拐杖。大家膝不打弯，都想头一个赶到。那些老头子几乎和女人们一样没有头脑，也把他们颤抖的话语加入这沸反盈天的喧闹。这种吵闹可给田野增色不少。

“出了某种事儿！出了某种事儿！”

在牲口贩子的院子里，喧哗达到顶点，因为克拉刻布的村民已经恢复了从前的愤怒。年纪最老的请求本堂神甫为绿色的母马驱邪。而村中的那六个共和党员则冲他大叫：“打倒帝国！”面对面，也不躲藏。于是开始了一场殴斗。镇长腰上挨了一脚，使一通演说涌上了他的喉头。年轻的女人们抱怨

^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流行的歌曲。

人家捏了她们。老婆子们则埋怨人家不捏她们。小家伙挨了耳光，大哭大叫。最后，儒勒·奥杜安在马厩门口出现了。他满面笑容，两手沾满鲜血，证实道：

“它是绿色的。绿得象苹果！”

人群中发出哄堂大笑。接着，人们看见一个老头儿，两手在空中乱舞，然后直挺挺地往地上一倒，死了。享年一百零八岁。于是，人群的笑声愈加强烈。人人都捧着肚子，尽情大笑。那些百岁老人一个个同苍蝇一般，开始仆倒倒地。大家在他们的肚子上一阵乱踹，以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
“又一个！”“是卢斯利埃老头！”“再来一个！”

半个小时不到，就有七个百岁老人，三个九旬老翁和一个八十老叟死去了。还有一些老头自觉精神不济。奥杜安站在马厩门边，想起了自己吃饭顶四个人的老父亲，于是转过身来向着老婆，提醒她最值得可怜的，倒不是这些死去的，而是还留在世上的人。

本堂神甫要帮助那些垂危的人，得费九牛二虎之力。他累得筋疲力尽，终于爬上一个小木桶，扯开嗓子，压住满场哄笑声，让众人听他说话。他宣布说作为第一次这已经闹够了，大家应该想到回家了。牲口贩子把绿色的母马牵到门口，让大家瞧正面，看侧面。于是人人心满意足，各自退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果真出了件稀奇事。儒勒·奥杜安的老父亲做了临终圣事后，在傍晚时死了。第三天，人们把他和十五个可敬的老人一块安葬。举行了感人至深的葬礼，本堂神甫利用这些机会向善男信女说教，说尘世生活是一种可鄙视的、

靠不住的幸福。

这期间，母马的名声不胫而走。附近村子的人，甚至地区首府圣马热隆的居民，都丢下活计，前来瞻仰。星期天，参观马厩的人络绎不绝。奥杜安确实名声大噪。他的牲口生意也顿时兴隆起来。于是，不管怎样，他养成了定期望弥撒的习惯。克拉刻布村为一匹母马而自豪，因为它给村子引来了如此多的游客，使村里的两个咖啡店突然兴旺起来。这事促使奥杜安决定参加镇长竞选。他威胁两个咖啡店老板，说要卖掉他的绿色母马，于是两个老板给他以决定性的帮助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圣马热隆帝国中学的一位教师，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来参观绿色母马。他看了后大为惊奇，便把此事写信报告科学院。有一个著名学者，胸前的勋章从左边一直挂到右边，宣布说这是一场骗局。“我七十六岁了，”他说，“从未读到过任何记述有绿色母马存在的材料。因此，绿色的母马纯属乌有。”另一个学者几乎与他齐名，又回答说确有绿色的母马存在，他的同仁可从古代优秀作者的书中读到有关记载，只要他愿意费神，在字里行间寻找。两位学者唇枪舌剑争辩许久，声音传到宫廷里，于是皇上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一匹绿色的母马？”他说，“这真是罕见的事，就象贤臣一样少有。”

这是说笑话，打趣儿。宫中的贵妇乐得直拍大腿。所有人都喝采叫绝。这句笑话在巴黎流行。当君主去圣马热隆地

区旅行时，有一家报纸公布了这个消息，副标题为“在绿色母马的家乡”。

皇上上午抵达圣马热隆，到下午三点，他已经听了十四场稟报。宴会行将结束时，他已有点昏昏欲睡了。他向省长示意，要他上厕所去找他。在那儿，皇上向他提议：

“我们去看绿色的母马，怎么样？我希望借此机会，了解年成怎样。”

在匆匆为逢特上尉（他在塞巴斯托波尔丢掉了脑袋）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以后，皇上的马车便驶上了通往克拉刻布村的大路。田野上春光明媚。皇上因此圣心大悦。他十分欣赏主妇，因为她有乡野的魅力，和跟得上时代的胸脯。克拉刻布全村出动，聚集在大路旁，兴高采烈地小声议论，说新鲜事儿层出不穷。在那儿又死了六个老头。出于体面，大家认为得把他们藏在壕沟洞里。

在山呼万岁以后，奥杜安把绿色的母马牵到院里。皇帝连连称赞。由于绿色使他生出遐想，他便一边瞅着奥杜安夫人的胸脯，一边吟出几句田园诗，称赞乡间风习的朴实无华。在这个发散着粪臭的农家院子里，他觉得奥杜安夫人健壮优美，具有牲畜棚里的泼辣劲头。这使他有点飘飘欲醉。确实，奥杜安夫人仍是个漂亮的村姑，而且她的四十岁年纪几乎看不出来。省长早想为自己谋个要职，而且他又甚是聪明伶俐，所以轻而易举地看出了君主激动的原因。于是他装出对奥杜安的话感兴趣的样子，把他稍稍拉到一边，而且，为了拖延时间，他向奥杜安许诺，要在下次区里的选举中，给他一个

议员的位子。在皇帝那方面，他正和牲口贩子的老婆交谈。皇上向她作了一个殷勤的提议，她以傻瓜的那种谦恭态度回答：

“老爷，我正来着事儿呢。”

皇上尽管大失所望，却因为牲口贩子的老婆善于取悦他，而愿意给以报偿。于是他支持省长刚才对牲口贩子许的诺言。皇上登上马车的时候，克拉刻布的全体村民向他热烈欢呼致意。然后，他们又高兴地燃起大火，把仍然活着的所有老头子、老婆子扔进去烧死。从此，架起大堆木柴烧人的那块土地就叫火烧地。那里的小麦生长很好。

自那时起，克拉刻布村就有了一种焕然一新，有益健康的活动。男人们更为精心地耕作；女人们做菜烧饭，把调味品放得恰到好处；男孩子追逐姑娘；每个人都祈求上帝让他破产。牲口贩子的家庭以旁人不能不赞赏的能力作出了榜样。奥杜安只用肩一顶就把自家的屋子顶到大路边上，并设了一间餐厅，摆上餐具柜和带活络桌板的桌子。克拉刻布的全体村民惊讶得目瞪口呆。自从皇上的目光落在牲口贩子老婆的胸脯上后，她就不再挤牛奶了。她雇了个女佣去干那活。自己则钩花边。奥杜安作为正式的候选人，被选为区里的议员，于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当上了克拉刻布的村长。他的买卖迅速兴旺。在牲口市场上，他俨然有点官商的气派。因为皇帝驾临过他家。而皇帝驾临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左近一带。倘若有谁在买卖中发生争执，也会来求奥杜安仲裁。

奥杜安三个儿子中的老大叫阿尔封斯。他在这些动荡变

敦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，因为他在当兵，得当七年。他在一个轻骑兵团里服役，与家人很少通信。家里人总希望他升为下士，可他硬是靠超期服役才得到了军衔。他说骑兵不象步兵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获得军衔的。

次子奥诺雷爱上了阿黛拉依德·姆舍。那是一个身材单薄，生着两只黑眼睛的姑娘。姑娘家里一贫如洗，这点尽人皆知。奥杜安不愿结这门亲事，奥诺雷却断言他非娶那姑娘不可。两年间，他们大声争吵，声若惊雷，震得克拉刻布的窗玻璃砰砰直响。奥诺雷成年以后，娶了阿黛拉依德，搬到邻近一个村庄安家立业，替人打短工。他只有在父亲对他赔礼道歉以后，才同意搬回来。于是老好人不得不上那儿，以避免看到儿子在克拉刻布村四里外过可怜日子的羞耻。奥诺雷回到父亲家里，又重操耕田种地贩卖牲口的旧业。这是个诚实的小伙子，笑脸常开，精通生意，但既无野心，也不好猾。看得出，他不是那类家里有绿色母马降生的牲口贩子。看到儿子是这种禀性，父亲甚为不乐，然而对这个热爱他们这一行的儿子，他又有点偏爱。做母亲的恰恰相反，更喜欢下士阿尔封斯一些，一是因为他穿的是军服，二是因为他口齿伶俐，谈吐风趣。每到复活节和圣马丁纪念日，她就背着丈夫，给阿尔封斯寄去一百苏^①。

奥杜安夫妇虽然对老大老二各有偏爱，但对幼子费迪南，却是一致关心，无微不至。奥杜安把他送进圣马热隆帝国中

^①法国的辅币。二十苏等于一法郎。

学读书，指望把他培养成兽医，而不是接自己的班，当个牲口贩子。费迪南到十六岁上，长成了一个不苟言笑，但性情宽和的小伙子，脑袋象个甜面包^①，一张马脸，瘦骨嶙峋。老师对他满意，同学却不喜欢他，因此他有幸被人家起了个绰号，叫“洋葱屁股”。仅是这点，便足以使他终生渴望荣华富贵。

春天一个早上，奥杜安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。说实话，起初，谁也没有看出它的重要性。奥杜安夫人当时正在餐厅的窗边钩花边，看见一个年轻人走进院子。他戴一顶软帽，背着画具。

“我打这儿路过，”他说，“因此我想看看您的绿色的母马。我很想把它画一画。”

女佣领画家去马厩。他捏了捏她的下巴颏儿。这仍是当时的习惯。女佣咯咯地笑起来，嗔怪地说，他可是来看母马的。

“它真是绿的。”画家端详着牲畜，说。

然而，由于他对色彩极其敏感，所以他开始要把母马画成红色。正在这当口，奥杜安来了。

“假如您希望画我的母马，”他通情达理地说，“那就请您把它画成绿色。不然，人们会认不出它来。”

大家把母马牵到草地上。画家开始工作。到了下午，奥杜安夫人瞧见画架扔在园子中央，便走过去，冷不防看见不

^①一种圆锥形的面包。

远的地方，画家正伸手把女佣从已长得很高的黑麦丛中拉起来。她当下又气又恨：这个倒楣姑娘，不用到外边去找情人，光在家里，就有被主人搞大肚子的危险。画家被赶走了，画则被没收。而奥杜安夫人则下决心注意女佣的肚子。那幅画将使人永远记起绿色的母马，因此挂在餐厅正中，壁炉上方。它的两旁挂着皇帝和康罗贝尔^①的肖像。

两年以后，母马病倒了。拖了一个月，最后一命呜呼。牲口贩子的幼子那时掌握的兽医知识不多，还不能说出夺走母马生命的是什么病。对于他的马，奥杜安几乎并不惋惜，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累赘。确实，那些好奇的人络绎不绝地涌进他的马厩。而且，人们身在政界时，是不能拒绝别人参观他的绿色母马的，即便对陌不相识的人也是如此。

在幼子准备干兽医这一行的同时，奥杜安不慌不忙地增加他的财富。对附近一带的庄稼汉，他用抵押的形式借钱给他们，好像是帮他们的忙，而且是诚心诚意，这使庄稼汉们在借钱时忘了他的高利息。随着年岁的增大，他也希望享受享受自己的财富。不过是勤劳地享受，就象勤劳地挣得它一样。他希望他的快乐代表金钱，于是他在日常预算里，增添了肉体的快乐一栏，每月达三十五法郎。尽管他心有此愿，手里却对这方面的开支抠得很紧，以致终于把它们用于购买公债证券。他因此而有点丢脸。但每次他准备五十五苏，去瓦尔布依松向萨蒂纳致意时，总是临时做一个小交易，每人

^①法国元帅（1809—1895）。

都从中得点好处，以此来付嫖金。他真正的快乐就是当阔佬，被人视作富翁。他最好的消遣就是坐在自家屋前，注视着五百米开外，从一片树木里隐现出来的马洛莱家的茅屋顶。两个家庭之间，存在着几乎不共戴天的仇恨。这种仇恨并非起于嫉妒或任何观点不合。两个家庭之间从未说过生气的话，或仅仅有点强硬的话。关于马洛莱家的乱伦习惯，克拉刻布谣传纷纷，但奥杜安一家从未加以利用。两家人碰了面，都热情打招呼，谁也不想想方设法避免与对方交谈。这是一种纯之又纯的仇恨，似乎它仅满足于存在。有时，正吃着饭，奥杜安忽然无缘无故地沉思，并低声骂出一句：“这些猪猡。”这时，全家人都知道他骂的是马洛莱一家子。

在一八七〇年战争^①期间，牲口贩子过了些艰难日子。普鲁士人进了克拉刻布村。由于他是村长，所以很吃了些苦头。有好些次，敌兵决定把他煮熟吃掉。有一次，他们甚至把一根烤肉扦儿穿透他的身体。幸亏有一个高级军官赶到了，宣布这样做没有必要。然而，士兵们还是抢走了草料、马匹、土豆，还有一床几乎是崭新的垫褥。费迪南这个年轻兽医在圣马热隆安家立业。在那段时间顾客全无。有一阵他可能以为人家会拉他当兵。奥杜安和老婆时刻为儿子奥诺雷提心吊胆，因为他在森林的角落里射击敌人。到后来，在一次前工战中，下士阿尔封斯膝上受了伤，从此落了个终生瘸腿。回到克拉刻布村后，半年内，他的残疾还使人们肃然起敬，接

^①指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。